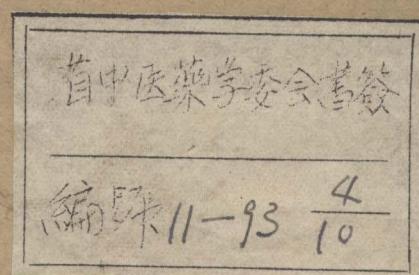


方劑 腎部 肝部 心部 脾部 肺部 三焦部

醫林纂要探源 卷肆



醫林纂要探源卷四目錄

方劑

腎部

腎氣丸

加味腎氣丸

六味丸

桂附八味丸

知榮八味丸

八仙長壽丸

滋腎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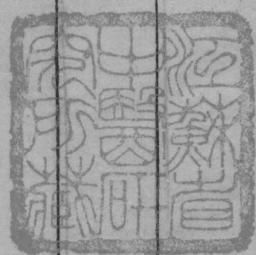
二至丸

凡八方

肝部

四物湯

補肝丸



羊肉湯

逍遙散

加味逍遙散

溫膽湯

凡六方

心部

孔聖枕中丹

補心丹

牡蠣散

柏子仁丸

韭汁牛乳飲

凡五方

脾部

補中益氣湯

歸脾湯

四君子湯

六君子湯

理中湯

健脾丸

當歸補血湯

肺部

生脈散

補肺湯

百合固金湯

補肺阿膠散

加味百花膏

肺血丸

訶子散

養臟湯

凡八方

三焦部

三才封髓丹

麥門冬梗米湯

中滿分消湯

五苓散

三補丸

麥門冬湯

中滿分消丸

通幽湯

當歸潤腸湯

連花乳散

人參白虎湯

地黃飲

竹葉黃芪湯

白茯苓丸

瓜蔞薤白酒湯

黃連湯

陰陽水

秬黍湯

琥珀散

六一散

凡二十方

醫林纂要探源卷四

婺源汪紱雙池輯後學

吳縣徐鑒子
溧陽吳大彬俊卿丹元和管禮昌叔王原圃園

方劑

醫家立方。因病發藥而已。古方豈可勝載。而用方者亦豈可以一定拘。然用藥之準要。不可以不知。是又在閱古人之方。而知其意也。茲爲分類。各錄數方。詳釋其所以制方之意。定其所爲君臣佐使。相資相輔之法。使閱者推其意而廣之。則變通存乎人矣。

腎部

腎欲堅。宜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鹹瀉之。虛則補之。腎苦燥。宜食辛以潤之。此治腎之道。

腎氣丸

金匱

同校字

仲景以治蠱脹及消渴及婦人轉胞。錢氏減去桂附。以治小兒陰虛。崔氏又平加桂附。以補相火。今按蠱附證則屬之脾。無陽消渴則屬之胃。無陰而仲景統治之。以此方且不言脾胃而名之。以腎氣者誠以腎命溢爲陰陽之本。生命之源。水火並居。命火虧則腎水泛溢而脾濕。蠱脹所由來也。腎水衰則命火妄作而胃燥。消渴所由來也。腎水得命火之溫則水有所依。而脾不受濕。命火得腎水之養。則火有所居。而胃不過燥。此亦爐鼎之喻也。故治一腎而水火得其平。坎離牝牡。戊己合居。則蠱脹消渴統可治矣。此所以名腎。

丸氣

地黃

酒製入兩。甘苦補腎。苦而不燥。且能滋潤爲腎家之君藥。

補濬則能固。有以

防腎水之泛溢。

山茱萸

四兩。腎水不

至於旁有所耗。

使火

牡丹皮

三兩。辛鹹辛。

茯苓

四兩。淡滲伏處地中。滲下。

山茱萸

四兩。甘酸。酸以瀉肝。使

火

澤瀉

三兩。辛鹹辛。

則能潤鹹則能瀉。補心於腎交腎於心。使火不妄炎。而水無蘊熱。則不至有沸騰之患。

○甘鹹鹹以瀉腎之邪。補之滋之。固之斂之。皆所以保其正而必用鹹以瀉之。以去其邪。不使有餘。所以無偏勝之患。

肉桂

命火於腎水之中。則水不失之寒凝。而火亦不至。

附子

童便製五錢。辛甘。辛以潤腎。而附子直達命門。用補先天之火。所謂溫養子

珠也。 煉蜜丸如梧桐子大

鹽湯

此方不皆腎藥。而以地黃爲君。則餘藥皆隨地黃以下

沈於腎。使水有所防火。有所養。

趙養葵曰。君相二火。以腎爲宮。水尅火者。後天

有形之水火。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水靜而不旁溢。火安而不妄作。水得火而不失之寒凝。則貞有以起元也。火得水而不至

於易燼。則子珠所溫養也。所以補腎氣。而滋先天之化

之本。此方或謂以附子爲君。或謂以茯苓爲君。是皆不然。以附子爲君者。見其開之以陽。使脾胃之水得

下行耳。然附子走而不守。使非帥以地黃。則附子亦不專沈於下。何足以開腎之關。只益使火妄耳。以茯苓爲君者。見其爲滲脾之濕耳。然主於滲濕。而水失所歸。則非所以瀆其源。且此方何以名腎氣。惟其君以補腎滋水之地黃。則山藥。茯苓。丹皮。山萸。皆有以佐其補腎滋水。而爲之隄防。爲之滲泄。雖澤瀉之瀉。桂附之行。亦皆肯爲之佐使。以助其陰陽調燮之功。如江河歸海。衆流自灌注以從。此理甚明。乃前賢何嘅嘅歟。蓋不獨可治蠱脹腎消而已也。

消渴引飲飲一溲二。曰腎消證。

加味腎氣丸

治證同。

卽前方加牛膝。須懷慶產者一兩。酒浸用。苦酸甘。其性一直下行。以壯其下達之勢。而苦以堅腎。甘以緩肝。且導火以歸元水也。車前子。微炒一兩。○甘鹹瀉脾腎便而出。此圍師必闕。逐賊而開其去路之道。非謂能補也。

此專以治蠱脹腎消。故導火而下之。使居導水而逐之。

使去尋常補養不必加此

六味丸

錢仲陽

天一生水。水爲五行之首。人生陽也。小兒之初。陽方日長。苟非胎寒中天。則命火不患其不存。惟恐陽勝而陰不足以滋之。則孤陽不化。陽氣反就散亡。而無所依附耳。故錢氏卽腎氣丸而減去桂附。以六味專滋腎水之陰。此其爲意甚善。而後人推而用之。則凡相火偏勝。而真陰有虧者。皆可用此爲滋腎之良方。又不獨以之治小兒已也。

卽腎氣丸減去肉桂附子

腎命雖水火並居。而亦常有偏勝之患。如命火獨炎。則真水不足。於是又有虛羸之證。此不容更以桂附助火。但滋其水。而火亦自安。趙養葵曰。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

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則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者之一邊。決不鑿去法馬。今之欲瀉水降火者。鑿法馬者也。愚按外邪之水可瀉。腎之真水則不可瀉。外邪之火可去。命門之火則豈可去。六味丸以地黃之堅腎滋水者爲君。而山藥。山茱萸。茯苓。牡丹皮。則皆有安靜固守之長。陰之安靜閉藏者。固則陽氣中存。不至妄動而散。此夜氣所以爲旦晝動作者。氏之所云。非鑿法馬者。正此意也。或謂此爲本補肝藥。則大不然。方中有瀉肝無補肝。此方方一意斂藏。不欲稍爲疎泄。若加桂附者。則補命火。卽以補肝云可耳。然須確以地黃爲君。不容他有廢置。錢氏去桂附爲六味丸。此意固大可師法。然又有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爲君。小便淋瀝。澤瀉爲君。君心虛火盛。及有瘀血。丹皮爲君。脾胃虛弱。皮膚乾澇。山茱萸爲君。此則大不可從。山茱萸瀉肝而壹於斂滯。茯苓山藥皆本心脾之藥。澤瀉瀉腎。是豈可以爲君。如用此數味爲君。而反使地黃爲臣。則地黃反從之以入肝。入脾。入膈。入膀胱。必有泥膈滯脾之害。惟腎水爲先天。

之主。則以地黃專達於腎。而諸藥自可分職。以並奏其功。何可使之他有偏主乎。又地黃惟味苦。而能滋。故能滋腎陰。而補精血。熟之以酒。所以殺其寒。而益使之滋耳。後人謂恐地黃泥膈。於是製之以砂仁。夫砂仁疎快。與地黃性味大殊。且氣味究是上行。以入脾胃。製之以此。是不欲其滋潤也。不欲其滋潤。則安用地黃爲。況引地黃之氣以上行。是益資之泥膈耳。此皆不可從者。此方滋益真陰。殊不見爲近效。而實益人於不識不知之地。無病時。亦可常服。

桂附八味丸

功崔行

六味丸加肉桂附子。仍卽是金匱腎氣丸。但此則桂附平加。意在補火。凡相火不足。尺脈甚弱者宜之。腎水之脈。見於左尺。命火之脈。見於右尺。此非右腎爲命門之說。而右尺相火。右關脾土。右寸肺金。其相承之序。有固然也。兩尺皆濡弱無力。遲滯不行。此命火腎水皆虛。宜用桂附八味無疑。八味固平滋水火者。如左尺如常。或更有力。而右尺獨濡弱遲緩。是則命火獨衰。亦宜此以補水中之火。不能離水而別爲。

補火也。命火之衰必有其證。如羸弱少氣。飲食不消。脾濕不運。胃氣不舒。水泛爲痰。濕溢腫脹。腳氣上衝。小便無節。此皆命火大虛之候。仲景以腎氣丸治蟲。是命火散妄。但使按之無力。沈伏不見。則皆屬命火之虛。而反至浮游欲散。甚或三部皆浮洪弦數。而按之不見。兩尺若全無者。則命火游散欲盡。皆急宜用此以引火歸元。其證如勞熱骨蒸咳嗽吐衄消渴。引飲一洩二目赤脣裂。喉舌如焚。是皆命火游散之候。仲景以腎氣丸治消渴是也。然所謂引火歸元者。非謂以桂附作引。而能使妄行之火皆隨之以歸元也。正謂腎命之水火皆衰。真陰已耗。而微陽無依。如人之將死。而魂氣遊蕩於外。不復附身以就散耳。故入味丸君以地黃以滋水。佐以山藥茯苓山萸丹皮。以下補命門之固。瀉以澤瀉以通之。而桂附亦從地黃以歸源。此固本續絕之治。而豈如世俗所謂處其窟宅同氣相招之說乎。故桂附八味丸惟是脈浮洪弦數。且或有欲散之意。而按之無根者。宜之。如脈方浮洪。

弦數。而按之。則沈實有力。或雖無力。而沈微急數者。此卽水不勝火。而非命火之衰。不得爲引火歸元之說也。

卽六味丸加肉桂一兩 附子一兩 製熟

桂附八味丸。實水火平補。其用桂附。卽在六味丸之中。不得偏謂爲補火也。或謂此爲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則似偏謂其爲補火矣。但非

命火之衰。則不必加桂附。命火雖少衰。而不至水濕腫脹。火散痰浮者。亦無庸驟加桂附也。人生陽也。故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命門三焦肝膽胃。皆相火所行。而心爲君火。若人身之水。則只有腎水耳。故滋陰補水爲急。亦滋陰補水爲難。況勞擾其心與酒色之肆。又皆有以助火而耗其水乎。是故陰虛之人。十常八九。陽虛之人。十只一二。而乃好用溫熱。視寒涼爲鳩毒者。不亦偏乎。至若命火之衰者。則亦有之。然大要其人皆肆慾之過。以至水火皆日就

衰而炎火當風。其燼尤易盡。至於將盡。乃謀有以救之。藥雖良。不已晚乎。

知檗八味丸

朱丹溪

六味丸已足以補水。然或陰虧之甚。至有左尺浮散無根。而右尺獨盛實者。或六脈皆洪大實數。幾無倫次者。其證或骨痿髓枯。五心如焚。目昏耳鳴。時作呃逆。腰脚無力。乾咳無痰。此則相火妄行之極。而腎水不足以制之。是不得不大用寒涼以壯腎水。六味之平和。固未可深恃爲能勝也。說者乃往往偏於溫補。而欲擯絕寒涼。至謂服知檗者。百無一生。則其論亦已偏矣。要以人之氣稟不同。方土有殊。奉養各異。其受病也。惟是觀。證察脈以施調劑。又安可執一臆見以先之歟。

卽六味丸加黃蘖

鹽水炒
二兩

知母

鹽水拌
二兩

桂附八味丸。水火平補。然人之相火虧失者鮮。而腎水不足者多。故六味以爲常。專以滋陰補水。而相火自可保存。至於六味

丸猶不足以滋易耗之陰。不能存相火於水中。而使之

安靜。則黃蘖知母之加。自不容已。

黃蘖味苦微辛。苦堅腎水。辛潤脾燥。知母

味辛苦寒。上清肺金。以下生腎水。合黃蘖以滋真陰。行其邪濕於膀胱之腑。而補肝木之氣。以納於至靜之淵。故能靖龍雷之火。使不至於妄行。亦戰乾勞坎之道。以魄拘魂之意。人或疑相火人之真陽。不可加之戕賊。抑知此亦斂而使之藏耳。何嘗戕賊而剥爛之。況火盛車薪。又安可不爲之殺其勢。朱丹溪曰。君火者心火也。人火也。可以水滅。可以直折。芩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天火也。龍雷之火也。陰火也。不可以水濕折之。當從其類而伏之。惟知蘖之屬。可以降之。愚按芩連知蘖其苦寒一也。何以芩連獨折人火。而知蘖獨降相火乎。蓋一

以芩連氣味輕而上浮。知蘖氣味厚而下沈。一則以芩連苦而不辛。則一於降泄。燥而不潤。則一於固閉。而相火者人身之陽。作於水中。水非所畏。如暑暘之氣。固得雨可解。而雷電之作。則更以陰雨興。故芩連非所以折澤流行之意。知母自上而下沈。泄肺金以生腎水。則斂